

温暖悠长“连心桥”

■项志明

家庭的温暖。

为了不影响家属们的正常工作，联谊会定在一个周六。从周五下午开始，家属和孩子们就陆续来到了学院，离着较远的一位家属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。

联谊会开始前，我们陪家属们参观了学院院史馆、办公楼、训练场、宿舍楼等。家属们了解了学院历史，观看了火炮驾驶训练，一些孩子还体验了火炮行进的感觉。参观结束后，家属们来到文化活动中心，等待联谊会开始。在文化活动中心里，我们选取了这一年里大家工作、活动、获得的荣誉等图片，制成了展板。家属们一边观看展板，一边感叹我们工作不易。

联谊会第一项，向家属们报告工作。妻子听了一会儿后，悄悄问我：“你平时工作挺努力的，怎么领导表扬了那么多人，就没有你啊？”

“后面会有小惊喜给你的。”我神秘地对妻子说。

领导讲话结束后，军属联谊会正式开始。第一个节目是几位科长表演的“三句半”，内容主要是介绍各自科室的工作特点。看着自己爱人在台上滑稽

的表演，几位家属在台下捧腹大笑。诗朗诵、小合唱、手风琴演奏、成语接龙、夫妻绑腿行走等，一个个节目、游戏，让联谊会现场充满欢声笑语。孩子们的表演更给联谊会带来了童趣，增添了轻松的氛围。

联谊会最后，由领导宣读年度立功嘉奖人员名单，并给获奖人员家属献花。我是最后一个上场的。年底，我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荣立二等功。妻子上台接过鲜花，不禁流下了激动喜悦的泪水。“小项同志工作非常努力，成绩也很突出，这背后一定少不了你的支持啊！”领导亲切地对她说。

“这就是你说的小惊喜吧？”回到座位上，妻子悄悄地问我。

“当然了！”我自豪地对妻子说。

“获得这么高的荣誉，你可得在部队好好干。别担心家里，一切有我呢！”妻子小声对我说。

下午5点，联谊会转场到饭堂。在这里，官兵和家属一起炒菜、包饺子。吃过晚饭后，大家一起在饭堂外看放烟花。璀璨的烟花照亮了夜空，也温暖了大家的心。焰火结束，温馨的氛围还在

持续。尽管相处时间短暂，但军嫂们建立了深厚情谊。妻子对大家说：“以前总听志明说工作忙，但究竟忙啥还真不清楚。这次来实地参观了院史馆、训练场等，听了报告，让我对部队和他的工作有了更多了解。部队大家庭这么团结温暖，他能在这里工作既是福气也是运气。以后，我一定会更支持他。”其他几位军嫂纷纷赞同。

联谊会过后，我写了篇报道，主题是某院校举办军属联谊会，架起官兵与家属间的“连心桥”，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上。许多单位看到报道后，还来找我们讨教活动经验。

此后数年，女儿要上学，妻子工作也比较忙，她们来探亲的次数非常有限。但每年的军属联谊会，妻子总会携女儿按时参加。妻子那份国防情怀，也与时俱增。遇到父母生病住院等困难，而我又无法回家照料时，她总是在电话中故作轻松地对我说：“没事，你安心工作，家里有我。”在她的支持下，我心无旁骛地扑在工作上，多次立功受奖。妻子也因工作成绩突出、治家有方，多次被所在单位评为先进，两次被我所学院评为“十佳好军嫂”。

家人

晓文和晓武兄弟俩相继参军后，家里只剩母亲了。为了让母亲在家时常有盼头，他们每年尽量轮流休假。

刚进腊月，晓文和晓武就在电话里商量谁能春节回家，但合计来合计去，竟发现谁都回不去——一个要值班，一个要去执行任务。

母亲得知后，保持一贯态度：回家事小，工作为重。两人不约而同又在电话里给母亲做来队探亲的工作，但得到了一如既往的答复：“我晕车，哪儿也不去。”

春节临近，晓文将去执行任务，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与家人联络。出发前，他特地给晓武打电话。聊起年近的母亲孤身一人，兄弟俩心里都有些酸涩。晓文说：“妈一个人把咱俩拉扯大不容易，这些年吃了不少苦，你一定记得过年抽空多给她打电话……”

不久后的一个早晨，晓武接到母亲的电话：“武，我跟你婶现在已经从家里出发去市里了，坐火车中午到武汉，你看看能不能来接我？”

晓武还没问清楚母亲到达的时间，电话就中断了，再打过去已是无法接通。晓武只好给在老家的堂姐打去电话，问清楚具体情况，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

那天，来不及吃午饭，晓武就请假出发去车站等候。母亲风尘仆仆地出站后，不容晓武说话，就围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上下仔细地打量，好一阵才说：“走吧。”

在一家面馆，晓武为母亲点了碗面，忍不住开口问：“妈，您怎么突然决定来呢？”

母亲说：“前几天赶集时遇到了你婶，她说过几天要去湖南探亲，刚好经过武汉，问我要不要一起来。”

“您不怕晕车了？”晓武继续问。

母亲笑了，说她抱着防晕车的宝贝呢，又故作神秘，就是不告诉晓武是什么。

母亲第一次来到军营，对一切都感到新鲜，晓武便一一向她讲解。母亲也闲不住，不是在住处洗刷，就是在家属院转转，见谁都是笑盈盈的。没几天，许多战友和家属都认识了她。

周末，晓武想带母亲外出转转，母亲却哪儿都不肯去。她说，大院里有战士们训练，又有很多比赛，这几天还张灯结彩，年味儿浓得很，自己要好好感受一下。

母亲探亲

■马庆民

晓武知道拗不过母亲，便由着老人家，自己去忙工作。

然而，眼看几天后便是除夕，母亲却突然提出要回老家。这让晓武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其实你婶那天给我做了很久的工作，但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第二天，我就接到了你的喜报。我既替你高兴，又忍不住担心你受伤瞒着我，所以决定来看看你。”母亲说。

此时，晓武才明白母亲为何一见面，就将他前前后后打量了一遍。

母亲接着说，这一趟来军营，见到了儿子，也感受了军营的年味，放心了……

临行前，母亲又提出要求，想把晓武的军功章带回家保管一段时间。她说，她想让家里的叔叔婶婶们看看，也为晓武的堂弟堂妹们树立一个榜样。

晓武笑着把军功章为母亲包好后，放进她随身的行李中。

一天后，母亲顺利回到老家。趁着午休，晓武给母亲打去电话，却发现母亲刚刚睡醒。晓武有些歉疚，说：“妈，这一趟让您受累了。”

母亲笑着说：“不能总是你们回家看我，也得让我去找你们团圆嘛！”

“您不怕晕车啦？”晓武问。

母亲笑得更开心了：“去的时候，我揣着你的喜报；回的时候，我抱着你的军功章，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……”

晓武眼眶忽然有些湿润。他明白，这一次团圆，母亲虽然累，但很幸福。

那年那时

春节前，大街小巷贴福字、挂灯笼，充盈着浓浓的年味。一晃20年过去，每年春节前，和妻子一起参加军属联谊会的温馨场景，还会从记忆深处涌上我的心头。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总是那么让人回味无穷……

我毕业留校任教的第二年，被选调到宣传科工作。接下来的3年间，学院接连推出了3个全军重大典型。作为新闻干事的我，经常需要去外地出差，连女儿出生都未能回家陪伴妻子。父母年纪大了，妻子既要照顾老人，又要照看孩子。虽然她从不抱怨，但我心里依然感到十分歉疚。

2003年春节前，考虑到大家平时工作非常辛苦，与家人聚少离多，领导决定举办军属联谊会，借此机会慰问家属，增进家属对军人工作的理解。这项活动交给了宣传科来组织。领导还特别强调：有些路途遥远需要向单位请假的家属，可以单位名义发邀请函协调；气氛要喜庆祥和热闹，让家属感受到部队大



家庭秀

妈妈 快来
让我们一起钻进爸爸的怀抱
变成两只筑巢的小鸟

来吧 妈妈
我们一起把火红的祝福
挂在爸爸的枝丫

把春天送给他

妈妈 嘘——
我们一起吻吧
让爸爸的脸颊
开出两朵甜蜜的花

李志学配文

定格

春节前，第71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惠森的妻子和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一家三口团聚的温馨场景。

李洋摄

“为你守候”

■黄远利



出一部维和题材纪录片观看。看后，她的心情非常复杂。最终，张淑娟还

是决定支持王万君去维和。“安心去吧，家里有我。”11月的一天，王万君

所在单位出征誓师大会，张淑娟挺着怀孕的肚子，带着女儿来到现场，为他鼓劲。

出发前，心细的王万君为张淑娟准备了待产所需物品，提前联系了月嫂，又向张淑娟叮嘱各种注意事项。出国后，每次工作一结束，王万君就立刻给张淑娟打电话。去年12月，张淑娟平安生下儿子。

“对不起，没能在你身边陪产。”那天，张淑娟看到王万君的微信，眼眶湿润。她回复：“不必说抱歉。你去维和，是全家人的骄傲。”

“家里一切都好，小宝已经满月了，很健康。大宝也学会了两首古诗。你不必挂念。我和孩子们等你凯旋。”前不久，维和部队采集新年祝福视频，张淑娟面对镜头深情地说。

有战友问王万君，你服役期将满，为啥还选择维和。王万君笑着回答：“为国出征，无上光荣。”

对张淑娟而言，爱人为国出征，她为他守候。相隔万里，两颗心紧紧相连。

文中图为出征誓师大会结束后，王万君与妻子张淑娟合影留念。

作者提供



赵全绘

最忆那道风干鱼

■惠雁翎

说句心里话

那天，我给母亲打去电话。“今年过年能回家吗？”她轻声地问，语气里充满期盼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我过几个月就回去啦，您照顾好自己。”挂断电话，打开相册，看着一家人的合影，我的思绪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。

我家在湖北的一个小镇。过年家家都有熏腊肉、做风干鱼的习俗。风干鱼的制作讲究“一洗、二抹、三腌、四吹”：将鱼清洗干净后，用小火炒盐，趁热均匀地抹在鱼肉上，再按比例加入花椒、白糖等，挂在房梁下晾晒风干。过年家里来客人，桌上总少不了风干鱼。

记得入伍那一天，我要准时到武汉征兵办报到。从家出发到武汉征兵办，坐班车要4个小时，路况也不好。凌晨4点多，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，背上行李准备出发。

母亲把我送到车上后，开始往我包里塞风干鱼。“这么远的路，我拿它干啥？再说去了部队，我也做不了啊！”母亲默默地把风干鱼拿走，下了车。隔着车窗，我看到母亲不停地朝我挥手。

一上车，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几个小时后，班车来到征兵办。我准备下车，司机师傅叫住了我，并递给我一个布袋，说：“丫头，这是你妈妈对你的

一片心啊，快拿上！”我一眼认出是风干鱼。原来，母亲偷偷将风干鱼塞给了司机师傅，让他转交给我。接过布袋，一股淡淡的鱼香扑鼻而来，化作心中的一股暖流。

我入伍来到西藏，后来转改了军士，回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父亲因病去世后，母亲去了上海工作，哥哥去了重庆工作。我休假时，母亲和哥哥会请假回老家，一家人团聚几天。每年过年前，我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风干鱼。她说，尝了家乡味道，当兵在外才不想家。

风干鱼收到后，我会将其剁成小块，放在炊事班的大锅里，待鱼肉飘出香味时，就可以和战友们分享了。战友们聊着各自家乡的特色美食，度过了又一个军营春节。

不久前，我又收到母亲寄来的风干鱼。包裹到了以后，我还收到哥哥的微信：“雁儿，妈之前说，她不给你寄东西了，麻烦不说，还要花好多运费。可在打包时，她又怕你不够吃，不停地往箱子里塞，这会儿又不心疼运费啦……”那个头发花白、絮絮叨叨将吃食装箱的忙碌身影，似乎就在我的眼前。

那天，我又做了风干鱼，与战友们分享。看战友们吃得高兴，我突然读懂了像母亲一样的诸多军人父母：春节时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润物无声地抚慰着军营儿女的心，让他们在来自家的温暖与牵挂之间，愈发坚定自己的军旅路。